

上上下下

薛友津 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第901页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1997

——
上
——
上
——
下
——
下
——

薛友津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上下下 / 薛友津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6.2

ISBN 978-7-5171-1787-2

I. ①上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39817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宫媛媛

封面设计: 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29.75 印张

字 数 470 千字

定 价 5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787-2

中篇

一九六五年的爱情 / 1

军校风云 / 36

上上下下 / 71

爱情天空 / 122

大学梦 / 177

短篇

1963年的皮鞋 / 209

河水那个流 / 223

女人是条鱼 / 240

花开四季 / 259

龙船巷 / 271

走失的云朵 / 281

国库券 1982 / 300

痴狂者 / 319

祭奠蒲公英 / 328

旷工家属王春妮 / 341

葬花吟 / 359

十六字令 / 375

目录CONTENTS

工作服 / 386

仇家 / 409

两个陌生女人的一个上午 / 422

水鬼 / 431

雷鸣电闪 / 450

刀王王二小 / 458

附录

附录一 作者简历

附录二 作品目录

附录三 作品目录

附录四 作品目录

附录五 作品目录

附录六 作品目录

附录七 作品目录

附录八 作品目录

附录九 作品目录

附录十 作品目录

附录十一 作品目录

附录十二 作品目录

中 篇

一九六五年的爱情

门一响，住在机房的金小雅便醒了，就知道是老马来了。动静虽不大，金小雅却听到了，还是在梦中。方才做的是什么梦呢？金小雅在脑海中回忆着。哦，对了，记得自己穿着一身红衣裳，头上被人蒙着一块红布。膀弯被人挎着，一瞅，是自己的同事钱丽丽。钱丽丽龇牙咧嘴大喊：“快，快，拜天地喽，我们还等着吃喜糖呢！”金小雅从红布里望出去，看到对面站着一个穿戴整齐的男人，胸前别一朵大红花，正笑嘻嘻地望着自己呢！我的妈呀，怎么会是所长宋东风呢？宋所长早已结婚了，儿子都会喊妈了，闹什么大会呢！就在惊诧之间，忽听一声响，金小雅硬是从梦中钻了出来。当然，如果没有老马开门闹出动静，也许这个梦还得继续做下去，内容会进展到哪一步呢？金小雅觉得不好说，感觉这梦怪好笑的。

每天一大清早，天还是黑黢黢的，老马准时来到了邮电所，点火生炉子烧开水，等到几瓶开水烧好了，也就该开门营业了。一上班就有开水喝，几个邮递员喜得嘴都笑歪了。他们在外边送报纸、送信件要跑一整天呢！早上将水喝足了，然后再灌一军用水壶带着路上喝，即便是食物跟不上，肚子里也不觉得空得慌。所以，单位里职工都夸所长宋东风做了件大好事。

原来老马是在邮电所门口摆摊子给人家代写书信的。他写书信，明码标价，写一封信，一毛钱，拟一份电报稿，一毛五分钱。有人与他捣蛋，

说：“老马，你不地道，一封信那么多字，你收一毛钱，怎么拍一封电报，只几个字，为啥比写一封信还要贵的呢？”老马分辩说：“这你别抬杠，电报字虽然少，但那是精华。精华你懂吗？”捣蛋的人说：“精华能比精子还贵！”老马说：“贵不贵？你回家问问你嫂子就知道了！”

街上十天四个集，逢集还有点儿生意，要是闭集，老马基本上是在那里看闲景，眼瞅着太阳升起来，再瞅着太阳落下去。老马也不在乎这点儿收入，家里有个儿子当教师拿工资，有它无它都过年。

所长宋东风这天找到老马，说：“马师傅，你长年在外面摆摊风吹雨淋的，夏天脸晒得黧黑，冬天里，手冻得打战捏不住笔，还不如搬到我们营业室里去。平常你还是干你的代写书信，一早起来，你给我们生炉子烧几壶开水，再帮助我们营业室内外打扫打扫卫生。我们也不亏待你，公家一个月补助你十五块钱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”老马一想，还挺划算的，他们邮电所送信的邮递员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一个月才三十多元钱工资，他只是烧几壶开水，扫扫地什么的，这钱的确是不少了。十五块钱，要写一百五十封信或者拟一百份电报稿才能挣来呢！相当于他辛苦一个多月的收入。再说了，又不耽误自己的营生，便是不给钱，帮人家烧几壶开水，扫扫地面算得了什么事情呢！所以，老马就将摊子挪到屋里去了，成了邮电所一个名副其实的临时工。

今早一开门，突然一个东西“嗖”的一下从老马的脚底下蹿了出去，当时吓了他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花猫。猫嘴里叼着一只老鼠，有一拃长。那只花猫出了门，没跑几步却停在那里不走了，回过头来瞅着老马。老马觉得奇怪，嘴里“嘘”了一声，又跺了一下脚，那猫依然不动。老马说：“你有种，你敢朝我‘喵’一声吗？”那猫狡黠眨巴一下蓝眼睛，心说：我才不上你的当呢，我对你一“喵”，我的上等美餐就没有了！你这个老家伙挺狡猾的呢！花猫扭脸跑走了，老马愣在那里半晌才进院做事情。

炉子生着了，老马就见金小雅从机房里出来了，手里端着一只刷牙缸子。老马说：“小金姑娘起得这么早，是不是我将你吵醒了？”金小雅说：“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，习惯了。”金小雅站在墙拐角刷着牙，老马说：“小金姑娘，刚才我来的时候，看见一只花猫叼着一只老鼠。”金小雅嘴里“呜啾”一声算是答应。老马继续讲：“那只老鼠可大了，说着用手比画

着，这么长，有一尺多！”金小雅将口中的泡沫吐出来，说：“妈呀，这么大？快成精了！”老马说：“可不？那老鼠还吃得挺胖的，猫嘴差一点就含不住它了！”金小雅回屋了，老马接了一盆水，走到营业室，将盆里面的水，用手撩着，洒在地面上，然后找来笤帚，轻轻地扫着。这时，钱丽丽进门了，老马说：“小钱姑娘，还没有到上班的时间，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呢？”钱丽丽说：“你别说了，我一夜没有睡好觉。”老马问：“怎么啦？”钱丽丽说：“昨天晚上我听广播，广播里报道河南哪个邮电局，我忘记地名了，说是锁在抽屉里的几千块钱的邮票，一夜之间被老鼠啃得乱七八糟的，全部不能使用了。我一夜没有睡好，心里老是担心我的邮票也被老鼠啃了，所以不放心，抓紧过来看看。”说罢掏出身上的钥匙，开开抽屉，看到邮票完好无损，这才长舒一口气，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吓死我了！稍时突然大叫起来，连声喊道：“马师傅，马师傅，你快来看哪！”老马闻声跑过来。钱丽丽指着桌子上说：“你看那是什么东西？”老马捏起桌子上那一堆黑黑的东西，拿到亮处，告诉钱丽丽说：“好像是老鼠屎。对了，我早上来的时候，看见一只花猫嘴里叼着一只老鼠，那只老鼠可大了！”说着又比画着，“这么长，有一尺多！”钱丽丽尖叫一声：“妈呀，这么大？快成精了！”老马说：“可不？那老鼠还吃得挺胖的，猫嘴差一点就含不住它了！”正说着，所长宋东风进门了，老马接着又给宋所长汇报一遍一大早看见猫叼老鼠的事情。宋东风若有所思，半晌说道：“马师傅，等逢集，你想着买几只老鼠夹子。若是老鼠将机房的电话线咬断了，那事情就大了！”老马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

水烧开了，去车站接邮包的值班邮递员刚好回来了。脚前脚后，其他几个同行也都进门了。有人拆开邮包，将归属自己几个大队的报纸信件挑拣出来，装进自己的邮袋里，接着给自行车打足气，喝了一缸子白开水，然后再灌上一军用水壶，一个个跨上自行车，铃铛“叮当”响，各奔东西。

今儿是个闭集日，邮电所营业室虽然说开门半天了，刚擦过的柜台上已经落满了灰尘，也没有一宗生意上门。宋东风来到机房，这时正是一天最忙的时候，金小雅有条不紊地，左手插上这个插孔拔下那个插头，然后拔下这个插头又插进那个插孔，右手摇把不停地摇着，嘴里不停地“喂喂喂喂，你是哪里，请讲请讲”。她虽然戴着耳机，还是觉察到了身后有人，

她回首望一眼，见是宋东风，猛然想起了清晨那个梦，脸上不由人地红了。金小雅将耳机摘下来，眼睛注视着面前这个年轻的转业军人。“有事吗，宋所长？”宋东风说：“王庄大队的电话与高大庄线路有些串线，我带人前去看看。”金小雅莞尔一笑，说：“你是所长，你去干什么不必与我说。”宋东风说：“中午饭我不能替你换班了，你让钱丽丽临时帮你接一下电话吧。”金小雅说：“好的。”然后重新戴上耳机，自顾忙去了。宋东风还想说什么，见金小雅嘴手不失闲，只好转身出来了。

邮电所虽然有七八个职工，除了金小雅是县局派下来的，其余都是社办人员，包括他这个所长，所以宋东风只要有什么事，还是习惯地和金小雅打个招呼。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原因，金小雅业务纯熟，嗓音甜美，普通话说得得好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待人接物更是没得说，在全县公社一级的接线员来讲，不属一也是属二的。所以，自觉或不自觉，宋东风拿金小雅非常重视，也非常尊重她。也不止一次在县邮电局领导那儿夸金小雅的好，并建议能不能将金小雅提拔成副所长。当然，这些话，宋东风从来没有在金小雅面前漏过半点口风。

二

金小雅端着搪瓷碗出门，抬头望一眼天上的太阳，估计午饭时间已经过了，所以她的脚步不由快了起来，大步撵着小步，近似于小跑。碗中的不锈钢汤匙，也随着跳动起来，叮叮当当一路。要是时间不紧的话，金小雅平常走路是四平八稳的，披着的长头发用一条花手绢随便地扎在脑后，不紧不慢地，边看着街景边沐浴着阳光与清风，一天就出来这么一次，她要好好地享受一下外面的世界。

公社食堂离邮电所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要是不赶时间的话，腿不酸气不喘，走走也就到了。今天饭时有些迟了，金小雅就感觉路程怎么那么远，虽然是深秋的天气，她却感觉到身上有些汗津津的了。

刚刚进到公社大院，迎头遇见了公社书记张松年。金小雅性格有点腼腆，平时很少主动招呼人，特别是公社领导。要在以往，张书记身边总有人，她就一低头过去了。偏偏今天大院里前后都没有人，又是走对面，金小雅就知道躲不过去了。只好主动上前招呼：“张书记好。”张松年刚刚吃

过饭，边走着边用火柴棒剔着牙，啧啧着嘴，说：“小金哪，还没有吃啊？”金小雅说：“嗯。”张松年说：“怎么来得这么晚呢？饭菜都快好凉了。”金小雅抿嘴一笑算作答应，就想侧身过去。张松年好像对于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忘却了，既然说饭时过了，你就别啰唆了，让人家抓紧去食堂吃饭哪！可是他却将金小雅喊住了，说：“对了小金，我问问你，你的普通话是在哪里学的？”金小雅不好走了，别说是公社的书记问话，即便是一般同志，人家找你说话，你总不能不理人家吧？那样就不礼貌了。况且，金小雅作为邮电所的总机，经常与人家打交道，有的人不认识她，可一摸起电话，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了，所以不论是对谁，金小雅都是非常的热情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这是职业道德。金小雅回答张松年的话，说：“我是自学的。”“自学的？”张松年有些奇怪，“你怎么自学的？”金小雅眼睛望着食堂，心想：张书记如果看见她的表情，马上会想起来，就会说：“哎哟，你还没有吃饭呢？天不早了，快去食堂吃饭吧，等有时间我们再拉呱。”可是张松年今天好像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也忘记了面前饥肠辘辘的金小雅，掏出一支烟来，点燃后又问道：“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自学的？”金小雅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我是和广播学的。”张松年对于这个回答十分满意，“真不简单！有时候，我在电话里一听到你的声音，都舍不得放下听筒了！”金小雅说：“谢谢张书记的表扬！”张松年说：“好好表现，我与你们县局的几位局长都挺熟，等有机会，我帮你反映反映。”金小雅没有回答，也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，她知道她如果再与张书记这么拉下去，食堂恐怕真的要关门了，所以用缄默来软抵抗。张松年没有听到对方的感谢之辞，也没有感觉到突兀，想起什么来，说：“小金，交代你一个任务，你每天帮助我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可以吗？然后打电话告诉我。”金小雅心想：这个张书记真有意思，我是邮电所的接线员，又不是气象站的预报员，我怎么帮助你了解这个事情呢？真有需要，你去找公社的广播站也行，起码说广播站每天都有几次全县的天气预报这个节目。张松年仿佛明白金小雅心里在想什么，继而说道：“其实我知道交代你这个工作有点儿不合适，不过……”张松年欲言又止，不合适就不合适吧！猛然想起了什么，“哎哟哎哟！”一拍自己的脑门，说：“我光顾了说话，忘记了你还没有吃饭呢！快去快去，饭菜都好凉了！”金小雅如释重负，撒腿就向食堂跑去。

食堂里空荡荡的，做饭师傅杜淑华正在收拾桌子，见到金小雅进门，说：“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呢？”杜淑华是宋所长的老婆，金小雅说：“对不起了嫂子，让你久等了。”杜淑华放下手里的活，走到灶前，掀开锅盖，从里面端出一碗米饭与一碗猪肉炖粉条，放在桌子上，说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今天肯定得来晚，宋东风下队了，没人替你接电话，所以我将饭菜早早地放在锅里，里面有热水温着，现在不凉吧？”金小雅一脸感激，“不凉不凉，谢你了，嫂子！”杜淑华说：“谢什么呢？又不是外人，再说了，公社无论哪个干部来晚了，我也都一样对待，这是应该的。”说着压低声音，“碗底有两块大瘦肉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吃肥的。”金小雅一双丹凤眼对着杜淑华笑一笑，大口小口吃了起来。杜淑华拿起一块抹布抹桌子去了，边抹边说道：“中午你们所里那个钱丽丽和广播站那个侯建设一起来吃饭，吃饭没有说话时间长，我知道她不回去你就不能来吃饭，没人替你啊，我就当真不当假地撵她快回去，撵她好几遍她才走。看样子那个钱丽丽和广播站那个侯建设很能谈得来，他们是不是在搞对象？”金小雅摇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吃完饭，金小雅又买了一个馒头，说晚饭就不过来吃了。杜淑华知道金小雅会过日子，再说，总机也离不开人。她经常这样打发自己的晚饭。

广播站就在公社大门口，金小雅都走过去了，又走了回来，她想起了张松年的交代。虽然张书记只是那么一说，她还得分认真对待。固然这件事情不是自己分内的事。

中午广播时间已经结束，侯建设正在屋里擦拭着设备，见到金小雅来访，虽然他们彼此熟悉，但因为金小雅很少来广播站玩，所以侯建设感觉很突然。侯建设“哟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哪阵风将你给刮来了？”金小雅也开玩笑说：“不是东南风就是西北风。”侯建设欲搬板凳让金小雅坐，金小雅说：“你别忙乎了，我就是来与你说句话。”接着便将来意说了。侯建设说：“这事好办，我天天将天气预报记下来，我再打电话给你说，要不写在纸上给你送过去也行。”金小雅说：“别麻烦你了，你还是打电话吧，反正我除了来食堂吃饭，一天到晚都在总机旁。”侯建设往外送人，想起什么来，说：“小金，我也正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呢？老早就想与你讲，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张口。”金小雅说：“什么事还让你这么不好意思？”侯建设

说：“我想和你学学普通话。”金小雅说：“那有什么难的？其实我也是跟着广播学的，你有这么好的机会，还找我学什么呢！每天多听听广播，遇到哪个字弄不准的，你再找新华字典查一查，不出三月，管保你有很大的收获。”侯建设很高兴，说：“我听你的。你要是不嫌烦的话，有空我去邮电所当面请教我行不行？”金小雅说：“你和钱丽丽是好朋友，有什么不行的呢！”

三

一个下午，邮电所的营业室里就像是一碗面撒在一口大锅里，清汤寡水的，别说是人，连个鬼影子都没见。闲得人发烦。钱丽丽的眼睛瞅着街心都瞅得又酸又涨，且哈欠连天。老马也是一天没开张，坐在桌子旁除了打盹就是吸旱烟。钱丽丽说：“马师傅，原来清闲那么难受！”老马说：“你难受什么，到月底公家不少你一个子儿，可我就不一样了，白坐了一天不说，还贴了半包烟丝。”钱丽丽说：“你若是不代人写信，旱烟你也省不了！”老马说：“这话不假。不过，有事情做，烟就吸不了这么多了，越闲越想吸。”

有人进门，是个老妇女。有顾客上门，钱丽丽眼睛立马有了神采，急忙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大娘，你要办什么业务？”老妇女未曾说话先自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封信，说：“姑娘你给看看，这封信寄出去十几天了，怎么又给退回来了呢？”钱丽丽接过来一看，说：“大娘，你这封信地址写错了。”“怎么写错了？我孙女是按照来信的信皮上一字一字对照着写的，怎么会错了呢？”钱丽丽说：“不是写错了，是写颠倒了。”老妇女说：“怎么就写颠倒了？”钱丽丽说：“你把收信的地址写成接信的地方了！”老妇女还是听不明白，说：“写颠倒了怎么会回到了咱家里的？”钱丽丽耐着心解释道：“大娘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信因为地址写颠倒了，所以你这封信在地球上转了一圈又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来，你明白了吗？”老妇女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不明白，我就晓得，我花了八分钱，我寄出去的信结果又给退了回来。”钱丽丽说：“这你怨不着邮电所。”老妇女说：“那天我就是从你手中买的邮票，信没寄走，我就得来找你。”钱丽丽苦笑。老马说：“这位大姐，你这事好办，你再花八分钱邮票，我给你贴一个信封，

我还帮你写好，重新再寄，你看好不好？”老妇女说：“不好。我已经花过邮票钱了，我为什么再花一次钱呢？”钱丽丽说：“不是你的地址写错了吗？那张邮票作废了？”老妇女不依不饶，说：“你说作废就作废了？”老马说：“这位大姐你听我说，邮票已经盖过邮戳了，盖过邮戳那张邮票就不能用了，你懂吧？”“我不懂，反正我花过钱了，我不能再花一次钱，你们邮电所得负责。”钱丽丽说：“大娘，你怎么不讲理呢？”“我怎么不讲理了，你说给我听听！”钱丽丽说：“你花过钱不错，可是你将地址写颠倒了，这张邮票就不能用了，你明白吧？”老妇女往老马的桌子前的板凳上一屁股坐了下去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“今天你们不给我解决，我就不走了！”

宋东风下队回来了，一进院子，就听到前面争吵声，车子未停稳就急忙过来了，见到钱丽丽，问是怎么回事。钱丽丽便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。宋东风从身上掏一毛钱，撕了一张邮票，又拿了一个信封，让老马将信封誊抄了一遍，然后对着老妇女说：“大娘，信我帮你重新寄，你放心回家吧。”老妇女瞅了钱丽丽一眼，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你看看人家这位同志，怎么办事的，你也学着点儿！”等老妇女出门，钱丽丽说：“宋所长，你花钱买和气，不讲一点儿原则，今后再遇到这种事，我怎么办？”宋东风说：“这个大娘没有文化，又与她讲不清什么道理来，你说能怎么办？难道说就因为一张邮票，和她争个你死我活的吗？这样，影响不好且不说，能解决问题吗？不过，这件事情倒提醒了我，虽然信件是由县局分拣的，假如我们的工作能做细致一些，收到信之后，在没盖邮戳之前，注意检查一遍，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毕竟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农村、是农民，很多人不识字。如果农村人都有文化，那马师傅就失业了，你说对不对，老马？”老马正将誊好的信封用糍糊封口，连忙应承，说：“对对对对，宋所长讲得既在情又在理！”钱丽丽瞥一眼老马，说：“马师傅就会顺杆子爬！”老马不由哈哈大笑起来，因为牙齿牺牲了不少，哈喇子都流了出来。

四

快到下班的时间了，这会电话有点儿稀少，这也是一天中总机最清闲的时候。宋东风进到机房的时候，金小雅正在低头看一本什么书。宋东风

说：“看什么呢，小金？那么全神贯注！”金小雅说：“宋所长下队回来了？”说着合上书，金小雅的床铺就在机子旁边，金小雅就顺手将书塞到了枕头下面去了。宋东风本想借机翻一翻金小雅的书，如果好看的话，他想借回家看看，这几天晚上有点儿失眠。见金小雅将书藏起来了，固然金小雅不是故意的，他也不好伸手了。宋东风说：“王庄与高大庄两个村子的线被风搅在一起了，所以串线了。”金小雅问：“问题解决了么？”宋东风说：“解决了。”金小雅说：“今天有好多电话要这两个村子，我都与他们说线路有问题，线路修好了就好了。”宋东风想起什么来，说：“正好这会儿电话不多，我替你一会儿，你去食堂吃饭吧。”金小雅说：“我中午捎了一个馒头来，就当晚饭了。”宋东风说：“这哪行呢？你经常这么凑合，当心肠胃搞坏了。”金小雅说：“哪有那么严重呢！”宋东风说：“过去我们在部队，通讯班经常出去查线路，吃饭就有点儿不及时，我们全班多数人都得了胃炎，还有胃溃疡。”金小雅说：“这么吓人啊！”宋东风说：“就这么吓人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了，别年纪轻轻的，落下个毛病。”金小雅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她望一眼窗外，“天不早了，你该下班回家了。”宋东风说：“你真不去食堂吃饭了？”金小雅说：“不去了，再说，我现在也不怎么饿。一个是午饭吃晚了些，加上中午又吃得饱。”宋东风问：“中午食堂吃的什么好菜？”金小雅说：“猪肉炖粉条。嫂子特殊照顾我，在我的碗底偷偷埋了几块大瘦肉，所以到现在我的肚子里还是饱饱的。”宋东风开玩笑道：“怪不得现在都不饿，原来是肚子里有了油水了！”

晚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电话，社直机关都下班了，谁没事跑到单位打电话呢？除非县里头紧急开什么会，临时打电话通知公社，一般金小雅就坐在机子旁，一边织毛线，一边值班听电话，织累了就看看闲书什么的，该睡的时候，放下手中的毛衣或者书本，和衣往床上一趟就睡了，万一有电话进来，也方便起来。今晚，金小雅感到身上有点儿疲乏，外面大街上的广播还没有结束，困意就上来了，她正想上床睡觉，猛然想起来中午公社张松年书记交代的任务，立即戴上耳机，给广播站的侯建设去电话问问明天的天气情况，要了半天，那边一直没有人接，正迟疑，猛然听得有人敲门。一般晚上，没有人来机房串门，怎么说，邮电所也算是个机要重地，即便是白天，机房里也不是随便出入的。

金小雅问：“是谁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说：“是我。我是广播站的侯建设。”金小雅一边开门一边说：“我正在给你挂电话呢？”侯建设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说：“这么晚打扰你，不好意思，要不是刚才放大器出了点儿毛病，我早就来了。”金小雅说：“里面坐吧。”房子里只有一张总机坐的椅子，金小雅只好坐到床沿，将椅子让给侯建设。侯建设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交给金小雅，说：“这是今晚最新的气象预报。”金小雅说：“谢谢你，不过你还得起来一下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张书记报告一下天气。”侯建设只好站起身来，就站在金小雅的身后，眼瞅着金小雅打电话。一股香皂的香气直扑侯建设的面门，香气是从金小雅的头发的头发里飘出来的，侯建设不由人地深呼吸了一口，恨不得将好闻的香气全部收入囊中。

打完电话，金小雅又坐回到床沿上，侯建设也不客气，又二番坐到总机的椅子上。金小雅说：“谢谢你，侯建设。”侯建设说：“举手之劳，用不着谢。我还有事求你呢！”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日记本，上面写满了字。他说：“小金，耽误你一会儿时间，我念一段话，你给我纠正纠正。”刚刚人家帮了自己忙，金小雅也不好拒绝，就点点头。未念之前，侯建设想起了什么，就抛开正题，说：“小金，你知道我学习普通话是为了什么吗？”金小雅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我怎么知道呢？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！”侯建设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准备考我们县广播站的播音员，所以我得认真学，也希望你能帮帮我，将来我真的能考取了，我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你！”金小雅说：“你这么说，我的压力就大了。我怕我教不了你，我又不是什么科班出身，普通话也不一定标准，我怕给你教坏了！”侯建设连忙摆手，说：“教不坏，教不坏，我要能有你这个水平，考播音员那就不在话下了！”金小雅说：“你在公社广播站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，为什么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呢？”侯建设说：“我是个社办人员，弄不好哪天就被人开了，要是能考上播音员，那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了。再说，我从小起心里就想当个播音员。”金小雅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侯建设说：“我现在开始念了。”金小雅说：“好的，你念一遍我听听……”

有人敲门。金小雅心说：奇怪了，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因为屋里坐个男人，她的胆子无形之中就壮，所以也没问是谁就直接去开门。

原来是同事钱丽丽。

钱丽丽与金小雅打了个招呼，接着问侯建设，说：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？”侯建设说：“我来请教小金普通话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”钱丽丽说：“你单位人告诉我的。”侯建设说：“你找我有事？”钱丽丽说：“就是找你玩的。”侯建设说：“我没空，你没看我有事吗？”钱丽丽一眼看到金小雅床上织的半截毛衣，说：“金姐，你这毛衣怎么织得这么好看的？尤其是这花纹，真好看。”金小雅说：“我就是随便织的。”钱丽丽说：“随便织就织得这么好，若是认真织，不知道要好到多少倍呢！”金小雅说：“你别夸了，再夸我就飘到云端去了！”钱丽丽说：“金姐，赶明你得教教我织毛衣，我可想学了，我很羡慕人家织毛衣。”金小雅说：“这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？有时间我教你，一学就会。”侯建设看到两个女人拉得这么热乎，也插不上嘴，再说时间也不早了，怕影响金小雅休息，和金小雅说：“有时间再来请教吧。”于是他就告辞出来了。钱丽丽紧接着追出来，说：“侯建设你等等我啊，我有话和你讲。”侯建设因为钱丽丽打扰没有学成，心中有些的不悦，停住步，口气有点儿生硬，说：“三更半夜的有什么事？”半晌，钱丽丽说道：“你一急我，我却想不起来了！”侯建设没好气地转身走了。

五

清早，金小雅起了几次都没有起来，头昏脑涨的，浑身疼，还伴有发烧。昨晚她就觉得身上有点儿不对劲儿，果不其然生病了。

上班的时间到了，电话铃声一个劲地响，金小雅硬撑着起来，接了几个电话之后，一头趴在总机台上起不来了。

钱丽丽去机房找金小雅什么事情，看到金小雅趴在那儿不动弹，喊了几声也不应声，慌忙去喊所长宋东风。宋东风进来之后，一摸金小雅的脑门滚烫热，就知道是生病了，急忙让钱丽丽将他的自行车推过来，抱起金小雅放在车子的后座上，然后直奔公社医院。钱丽丽跟在车后，说：“宋所长，机房怎么办？”宋东风说：“你先顶上，等一下我来替换你。”钱丽丽说：“有人来寄信怎么办？今天又逢集。”宋东风说：“你拿一部分邮票交给马师傅，有人寄信让他替你办。”

挂了一瓶盐水，又打了一支退烧针，金小雅才慢慢好受些，一睁开眼

睛，看着身边的宋东风，撑着要起来，说：“宋所长，我得赶紧回去，机房离不开人。”宋东风说：“你现在病成这样，怎么回去工作呢？机房由钱丽丽帮你接电话，等一下我就回去，你安心躺一会儿。再说你回机房，电话一个劲地响，也不能好好休息，还不如在这儿歇着，等病好了再回去。”金小雅想想也是，也就不再坚持了。

宋东风走了之后，金小雅闭上眼睛休息，没曾想睡着了，等她醒来，已到中午了。她想起来倒杯水喝，浑身却没一点儿力气，正在这时，侯建设从门口进来了。金小雅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侯建设说：“我上午有点儿空，我去邮电所找你，本想请你给我辅导辅导的，才晓得你生病住院了。”金小雅说：“真不凑巧。”侯建设说：“今后有的是时间。昨晚还好好的，怎么说病就病了呢？你想喝水吗？我给你倒杯开水吧？”金小雅说：“正想喝呢？那就麻烦一下你吧。”侯建设说：“互相帮助，说什么麻烦呢！”他将金小雅扶起来，然后倒一杯水送到她的手中。金小雅喝罢水，半躺在床上。刚刚睡了一觉，又喝了一杯水，感觉精神好多了，忽然想起什么来，问侯建设道：“你昨晚那个日记本装在身上没有？”侯建设说：“装着呢。”金小雅说：“趁现在没有事，你念一遍我听听。”侯建设说：“你现在身体不舒服，等有时间再说吧。”金小雅说：“没事。”侯建设便从身上掏出那个日记本，照着念了起来。等侯建设念罢，金小雅帮他纠正了几个字，又指出哪些字发音不准确。正在这时，钱丽丽端着一只饭盒进门了。钱丽丽说：“金姐好些了吗？”金小雅说：“好多了。”钱丽丽说：“你早晨吓死我了，喊了你几声你都不答应。”金小雅说：“现在没事了。”钱丽丽将手中的饭盒放在床头柜上，说：“这是我们宋所长让他的老婆在食堂给你做的病号饭，青菜面，还卧了一个鸡蛋，你趁热吃吧。怎么样？我们的宋所长对你挺关心的吧！”金小雅淡然一笑。侯建设在一旁插话，说：“你要是生病的话，宋所长也会这么做的。”其实，钱丽丽一进门就看见侯建设了，故意不理他。她觉得侯建设突然关心起了金小雅，她心里有点儿不自在。她瞥一眼侯建设，说：“侯建设，你怎么说话的呢？你是不是也巴不得我生病？”侯建设说：“你别误会，我是接你的话随口这么一说。”钱丽丽说：“你说错话了，罚你请我看一场电影。”她望一眼金小雅，说：“金姐，你给作证，别让他耍赖！”侯建设说：“不就是一场电影吗？我请。等小金的